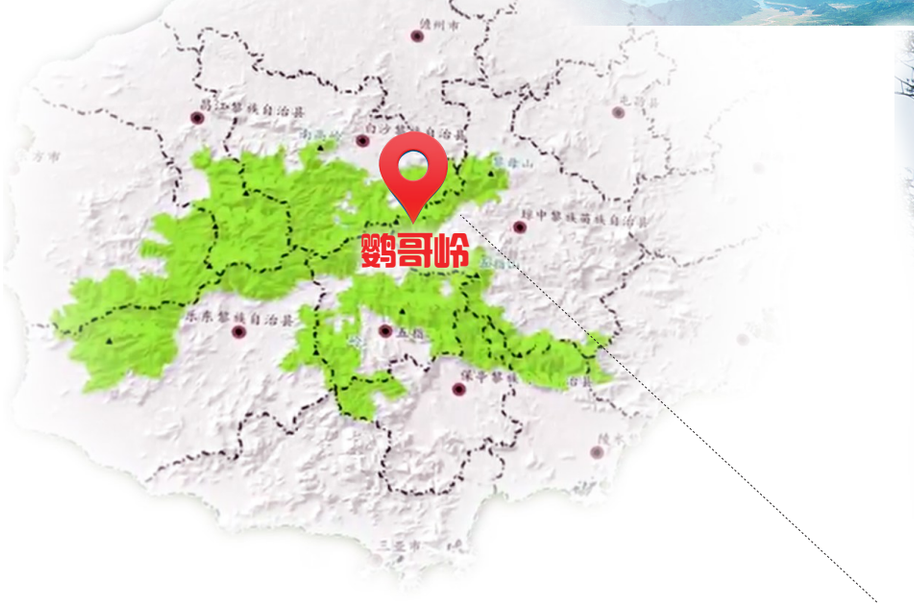

海南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位于海南岛的中南部，跨白沙、琼中、五指山、乐东和昌江等5个市县
- 总面积为50464公顷，是海南岛面积最大的保护区
- 属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
- 保护对象是以典型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为主

生长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吊罗山林区的陆均松，树龄达1500年。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幽静雨林『喧嚣』夜

走进『物种宝库』鹦哥岭，夜探热带雨林中的『深夜食堂』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谭琦

夜幕降临，热带雨林里热闹了起来，黑夜是这里的“原住民”最好的保护色，它们乘夜出动，寻觅食物。

日前，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走进国家公园，探访热带雨林”全媒体采访团来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鹦哥岭林区，在护林员符惠全的带领下，走进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夜探热带雨林中的“深夜食堂”。

“嘘，你们悄悄地，看这片叶子。”顺着符惠全手电筒的光线看过去，这棵不起眼的植物叶片并没有特别之处，定睛细看，这片叶子却突然动了起来。“这是叶蟒，它全身上下都拟态了树叶而特化，是雨林中的‘伪装大师’。”符惠全说，不仅是颜色与树叶相似，它身体的边缘还会模拟出树叶坏死的病斑及伤痕，让人一时难以分辨它和叶子的不同。

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海南的两大江河南渡江和昌化江主要支流的发源地，保存着华南地区连片面积最大的原始热带雨林，是海南乃至全球的生物多样性重点地区。

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护林站处于热带雨林腹地的边缘，从这里出发，沿着南渡江支流溯溪而上，踏溪流、走石子路，向腹地进发。跟着符惠全的脚步，在遮天蔽日的雨林间穿梭，由于对山路和雨林环境的不熟悉，采访团成员行进十分困难，如果低头看着路前行，头就会磕到低矮的树枝，抬头看前方，又常常因看不清路上长满苔藓的石头，滑个踉跄。

经过4个小时的跋涉，采访团终于来到鹦哥岭自然保护区腹地——莫南沟。符惠全介绍，这里曾经是莫南老村的旧址，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热带雨林植物的生长已经完全覆盖了往日的生活痕迹，长满了不同的果树，遍地是掉落的野果，成了野生动物不可多得的“深夜食堂”。

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物种资源十分丰富，目前共记录到野生维管束植物224科963属2017种，包括2个新种，中国新记录种7种，海南新记录科1科、海南新记录属10属、海南新记录种45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4种，分别为海南苏铁、台湾苏铁、坡垒、伯乐树，新记录植物轮叶三棱栎和伯乐树2种，其中伯乐树仅分布在鹦哥岭保护区。而海拔不足400米的莫南沟，就是生物多样性表现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

在一片漆黑的热带雨林里穿梭，只能依靠头灯的光线，静谧的森林里，只有脚踩枯叶堆的声音。夜晚蒙住了外来者的眼睛，却挡不住蠢蠢欲动的雨林精灵们，莫南沟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溪水边，成群的蝴蝶聚集在一起，一边吸水一边从尾部排出水珠，它们通过这样的方式降温，同时收集水中的钠元素，钠元素在求偶的过程中会起到吸引异性的作用；岸边的水蚕追逐着水中蚊子的幼虫，为“破茧成蛹”积蓄着能量；枯烂的树桩内部充满了积水，一只溪蟹躲在其中，也许正在思索觅食的路线。

作为海南两大江河——南渡江和昌化江的重要上游集水区，鹦哥岭林区生境多样，包含着极丰富的淡水鱼类，堪称一座“鱼类宝库”。溪流的水清澈见底，在岸边能看到水里的鱼儿一动不动仿佛在睡觉，滑溜溜的石头上，吸附了许多螺类。用手拨动水面，鱼儿迅速藏进溪底的石缝中，搬开一块被淤泥覆盖的石头，一只溪蟹落荒而逃。

窥一斑而知全豹。从丰富多彩的“夜生活”中，采访团成员充分认识到鹦哥岭的生物多样性。截至目前，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记录到脊椎动物5纲35目109科328属481种，其中发现并命名鹦哥岭树蛙新种1种、海南新记录属3属、海南新记录种27种。记录到各种昆虫109科1508种，其中海南特有种26种，中国新记录属13个、中国新记录种17个、海南新记录属44个、海南新记录种117个。至今已发表科学新属2个、新种17个。

符惠全曾作为向导之一，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海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局支持下，带领着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新海南”客户端《秘境寻踪》节目组的成员，拍摄到数百种动植物物种，以热带雨林内的生物为主角，用镜头讲述了生活在海南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物故事，让海南的生态家底被更多人了解。

返程的途中，能听到昆虫“嗖嗖”窜过丛林的声音，也许是我们的脚步惊扰了它的美梦。夜渐渐深了，热带雨林里又恢复了静谧，等待清晨的阳光再次唤醒生机。这片热带雨林里还藏着诸多故事，等待我们进一步地探索。

（本报鹦哥岭9月8日电）

寻访海南吊罗山、尖峰岭、百花岭里的“高寿”珍贵树种——

雨林古树育传奇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于伟慧

千百年来，海南热带雨林里的氤氲水汽，将连绵群山滋养得郁郁葱葱。

据统计，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已记录有野生维管植物3577种，隶属220科1142属，有各类保护植物432种，其中不乏一批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树种。8月底以来，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走进国家公园，探访热带雨林”全媒体采访团陆续走进海南吊罗山、尖峰岭、百花岭，不时可遇见参天古树，它们或是突破荆棘与藤蔓的束缚，肆意地往上开枝散叶，向世人展现着雨林秘境的深幽与精彩；又或是孤傲地挺直着躯干，静默无语地俯视着脚下的山涧、石壁，以及生灵百态，身上沉淀着岁月的印记。

古树名片

盘壳栎
生长地点：尖峰岭
树龄：1000年
树高：至少35米
树干胸径：2米

盘壳栎为壳斗科常绿大乔木，它树体较为高大，生长慢，寿命长。躯干看似结实的它，这棵盘壳栎树心其实已有部分空洞，从一旁的树洞钻进树干，仰头可发现空洞已贯通树顶，也因此得名“通天树”。

陆均松
生长地点：吊罗山
树龄：1500年
树干胸径：2米左右

陆均松被称为热带雨林的乔木王，其木材纹理通直美观，与“见血封喉”等同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树种。这棵陆均松树干几乎没有明显岔开的枝杈，向上生长了20多米后，才撑开如巨伞状的茂密树冠，让人叹为观止。

海南樫木
生长地点：百花岭
树龄：超过百年
树干胸径：最粗处约1米

在百花岭瀑布景观的半山腰处，两棵外形十分相似的海南樫木岿然不动地屹立在坚硬的石缝间，树根底下即是已被水流冲刷得光滑的黑色石壁，百年来，任凭周边草木枯荣，这两棵古树就一直相伴不离，共荣共生，被称为“夫妻树”。

“无名”古树
生长地点：百花岭
树龄：不少于三四百年

在百花岭望天阁景观旁，一棵古树可谓遮天蔽日，枝杈及树冠层间附生着蕨、菌类等四五十种植物。由于该古树躯干及树冠层的附生植物太多太密，其具体“身份”也让数名植物研究专家一时难以辨认。

雨林滋养千年古树

在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沿着鸣凤谷木栈道攀爬至半山腰处，一株悬挂铭牌为“通天树”的参天古树与游客不期而遇。它树皮斑驳，青苔爬身，原本灰褐色的树干已似染黑，底下交错盘缠的树根好比虬龙盘古根，似是在用力汲取着热带雨林土壤里的营养，树冠顶层撑起成片的翠绿，正在向世人显示它旺盛的生命力。

“经测量，该古树树高至少35米，胸径为2米，经考证树龄已达1000年。”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李艳朋博士介绍，这棵堪称“尖峰岭一绝”的“通天树”名叫盘壳栎，为壳斗科常绿大乔木，它树体较为高大，生长慢，寿命长，木材在早些年可是造船良材。更为神奇的是，躯干看似结实的它，树心其实已有部分空洞，从一旁的树洞钻进树干，仰头可发现空洞已贯通树顶，也因此得名“通天树”。

千年古树可不止一棵，在吊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长着一棵树龄已达1500年的陆均松，它屹立于吊罗山科普栈道的据高点，树干几乎没有明显岔开的枝杈，向上生长了20多米后，才撑开如巨伞状的茂密树冠，让人叹为观止。“树干胸径有2米左右，整个形体很完美。”跟热带雨林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吊罗山林业局科研人员梁宜文说，吊罗山植物种群极为丰富，达3500多种，并产有多种优质木材，其中，陆均松就被称为热带雨林的乔木王，其木材纹理通直美观，且干燥后不开裂，不变形，能耐腐，以前也是制作船舶及家具不可多得的上乘木材，与“见血封喉”等同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树种。

尤为让人津津乐道的是，由于这棵陆均松四周较为空旷，周围齐高的树木寥寥无几，该路段此前曾多次遭到雷劈，早在二三十年前，就有一棵树龄达上百年的陆均松遭雷劈枯萎，唯独这棵长个最高，“身段”最好陆均松始终安然无恙。

高人气“明星树”令人神往

相比起拥有“通天树”的尖峰岭，拥有千年陆均松的吊罗山，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百花岭热带雨林也并未逊色，这里拥有多棵颇具人气且有神奇故事的“明星树”。

踩着湿滑的栈道，一路倾听着山泉连贯冲击石壁的声响，移步至百花岭瀑布景观的半山腰处，两棵外形十分相似的古树岿然不动地屹立在坚硬的石缝间，胸径最粗处约1米，树根底下即是已被水流冲刷得光滑的黑色石壁。百花岭景区工作人员介绍，这是两棵海南樫木，树龄都已超过百年，是百花岭里颇有人气的“夫妻树”，其中，较为粗壮且树皮黝黑的那棵被视作“丈夫”，另外一棵枝干略微纤细且树皮颜色较浅的则被称为“妻子”。多年来，任凭周边草木枯荣，但这两棵古树就一直相伴不离，共荣共生。这也引得众多游客纷纷前来系绳、祈愿，寓意着百年好合。

在百花岭望天阁景观旁，一棵古树可谓遮天蔽日，海南植物专家黄青良细数了下，该树的枝杈及树冠层间附生着蕨、菌类等四五十种植物，成为不少虫鸟栖居的乐园；更为独特的是，一条条与成年人小臂般粗的“黄金索”尤如琴弦一般，整齐地从半空中斜拉下来，一头扎进土壤里。黄青良介绍，这些“黄金索”学名叫海南藤芋，以气生根攀援，是海南热带雨林的一大奇观，不过，长得这么密集也实属罕见。略显遗憾的是，由于该古树躯干及树冠层的附生植物太多太密，其具体“身份”也让数名植物研究专家一时难以辨认，但可推测树龄应不少于三四百年，热带雨林的神秘由此可见一斑。

（本报百花岭9月8日电）

鹦哥岭绵延的山峦草木苍翠，唯美壮观。 本报记者 袁琛 摄